

在對匪姑息聲中展開對美宣傳之新方式

徐精一

一 前言

當前吾人外交上之第一要務，乃是於國際姑息氣氛日益高漲之際，全力阻止美匪更進一步之勾結，並確保中美外交、協防等友好關係之繼續維持。此項外交首要任務為全國軍民共同體認，固無疑義。惟對美匪關係未來之可能發展及對我中華民國前途可能發生之影響等問題，則各方未必有一致之意見。或有人表示吾人於退出聯合國後，接着又與日本斷絕邦交，國內外形勢在實質上固無甚大之改變，對我國穩然峙立之事實影響更微。如此風浪既已安然渡過，未來即使美匪建交，我們亦必然可以不變應萬變而渡過任何難關。亦有高歌「經濟至上論」者，認為吾人只要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維持經濟貿易關係，則國家之生存固無問題，甚至隨着日益蓬勃之經濟發展而有光明之前途。論點如此間或有其道理，惟皆略嫌過於樂觀。而處於今日之國際形勢下，自尊自信、自敬自強固然應為吾人所應持有之態度，但對局勢之研判與對策之作成，似應探穩重謹慎之路線。樂觀、輕忽之傾向甚易導致嚴重之後果，我將付出極高之代價。中美兩國間密切之外交、經濟及防禦關係，無論在實質上或心理上，皆不可與我國在聯合國之席位甚至與日本之關係相提並論。因之一旦美匪建立外交關係，背棄對我的條約承諾，即或不致對我前途產生致命之影響，但其後果亦絕不可與前述二項外交挫折同日而語。至於經濟關係，則總究不能與政治、外交等關係長期相分，經濟發展尤與政治發展有極其密切之關係，或可謂後者乃為前者之基本或必要條件。一九七二年暑期美一經濟學者顧志耐曾於訪台期間發表學術演講，席間有聽眾以對台灣經濟前途之看法相詢，此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簡單但中肯地答稱台灣之經濟前途視台灣之政治前途而定。此論出自經濟學家之口，實可為我力主「經濟至上」論者三思。

在對匪姑息聲中展開對美宣傳之新方式

就美匪建交可能性之研判，亦有部份人士作甚為樂觀之估計。彼等正確地指出，目前美國極力主張與匪建交之人士亦皆不同意以犧牲我中華民國為與匪建交之條件。然而此僅為目前之狀況，無人可以保證此等主張不會於短期間內改變。回想我代表團於聯合國中奮力維護我合法席位時，當時絕大多數國家似亦都表示不願於排我之條件下納匪入會，殊不料情勢突變而終至產生最惡劣之後果。在此姑且不論當時導致情勢變化之多項複雜因素，值得吾人引以為鑑的乃是我們對國際局勢實不可不時時作較為保守之估計並對較壞之後果研究對策。例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於參議院通過其任命前於參院委員會上作證時曾發表一句簡短但令人警惕之談話，彼聲稱台灣問題已不再是美匪關係正常化中之阻礙點。首先我們對其所謂「關係正常化」即可能有不同之看法。其次為何於遠東或中國問題專家學者一向認為台灣問題乃是美匪談判之關鍵所在之情況下，季辛吉發表出與上述見解截然相反之意見，更是令人耐味。樂觀一點我們固然解釋作共匪或已對美國政府秘密表示將改變過去一貫之強硬立場，而願暫時不在台灣問題堅持，先與美國於其他方面進行談判或協商。然則另一方面相反之解釋亦甚合理，亦即美國政府願意犧牲我中華民國之權益以達到與匪建交之目的。於此好壞兩種解釋皆屬可能之情況，我們毋寧在較壞之打算下研究對策。同時即以不主張犧牲我國為與匪建交為條件之人士而論，彼等仍在處心積慮，千方百計地想法達到與匪建交之最終目標。此等人士一廂情願之想法乃是希望吾人於國際壓力、特別是美國壓力下，進行與共匪之談判。於以談判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後，美匪即可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於此局勢之下，吾人當前外交上之第一具體任務乃是極力抗拒此種壓力，或更進一步地化解此種壓力於事前。換言之，即是如何對美政府人民進行宣傳說服，以期維持目前美政府不放棄對我中華民國之外交與防禦關係之立場，並同時改變他們希望國共談判之想法。

此項任務之重要性固然是顯而易見，並為全國軍民所共同體認，然則如

何進行這項宣傳說服工作，並達到最有效之結果乃是關鍵之所在。本文在不涉及細節、技術等問題下，願就政府及人民進行對美宣傳之主題下，提出二個重要之原則，以及舉出幾個運用此兩項原則之一些實際之例子。

二 兩項原則

在未提出此兩項原則之前，首先檢討我過去之宣傳工作。個人深感過去之宣傳工作，或官方或民間，均犯有下述之一項嚴重缺點。即是站在吾人自己之立場上對宣傳之對象進行高調式之說教工作。例如吾人一向強調傳統友誼與國際道義，期望對方能因顧及此兩項崇高之原則而對我保持友好關係或繼續在國際間對我支持。又如吾人亦經常力論我中華民國一方面代表中國固有之傳統歷史文化，一方面又處於今日世界上自由、民主、正義、和平之陣營中，希望對方因仰慕中華文化或信仰自由民主而支持我們。我們自己固然對此種論點堅信不移，即或世界上許多國家亦都同意我們之說法而表同情，然則此種基於崇高原則而產生之同情並不能直接影響一國之外交政策。換言之，於分析國際局勢及制定外交政策之過程中，決策者對國際道義與傳統友誼等原則做過多少考慮，實在值得懷疑，甚至是否對此等原則做過任何考慮亦屬問題。即以政治理論而言，衆學者所提出決策研究中影響決策作成之種種因素中，鮮有列舉國際道義或傳統友誼者。

再以我們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及自由民主為例，姑不論世界他國或對我立場提出相反之看法。即以贊同我方說法之人士而言，彼等亦可辯稱一個國家對另一國家之外交政策，不必亦不應考慮對方是否代表他本國之傳統或是否信仰民主自由等崇高原則，甚至他國政府是否為其本國人民心悅誠服之接受，亦可在所不問。

吾人於外交宣傳上為何犯有上述缺點？依愚淺見，一則乃是深受孔孟儒家思想對我固有政治哲學上之影響；亦即強調道德及其他有關之崇高理想應為政府或統治者處理政治事務之最高原則。儒家之此種以道德倫理為出發點之政治哲學本是對我中國政治思想甚或世界政治哲學的一大貢獻。雖其本意乃以一國之國內政治而言，吾人亦可追求將此一理想實諸於國際政治中。然則於追求一崇高理想之際，吾人亦不可置世界之現實狀況於不顧。此一理想

固然尚未能實現於許多國家之國內政治，於國際政治中之影響力及有效性更屬疑問。至於為何吾人之宣傳工作經常以自己之立場為出發點，乃是受了我們傳統國際地位及民族優越感之影響。或有人謂我國自我為中心之國際關係概念係因歷史事實所致，而一個民族之具有優越感及自尊心亦屬理所當然並應予發揚。但問題實不在於此等論調本身之合理與否，而在於將此等心理因素表現於對外宣傳上是否適當。宣傳的目的除了為自己鼓吹並表達自己之意見立場外，更在於說服對方接受自己之說法，進一步地希望對方照着我們的意見行事。是則完全站在自己之立場上進行宣傳工作，是否能輕易並有效地達到宣傳之目的，自屬疑問。

較易發生效果之宣傳工作，似應注意到下列兩項原則。第一應將空洞之理想或原則性之論點加以修正或取代，而將重心置於以實際國家利益為基礎之辯論上。其次應改變以自我為中心之說法為以對方為出發點之論調。合併用之，即是在進行對他國之宣傳工作時，發揮之論點或主張應盡量以對方之實際利益為出發點。提出這個原則，第一絕不表示放棄對一般政治或國際政治崇高理想之追求，而屈服於國際強權政治之壓力之下，蓋追求理想與適應環境並不必然地互相排斥。其次亦不意味着對自己立場之拋棄，蓋吾人仍可於國策之貫徹，其他對內對外政策之執行上充分表現自己之立場。即以在對外宣傳工作本身上而言，以對方為出發點立論亦不表示放棄自己之立場，蓋宣傳工作之最終目的乃在維護自己之立場，而以對方立場立論乃為達到此項最終目的較為有效之手段而已。

即不以宣傳工作而言，經常站於對方立場上分析事務亦有其有利之一面。首先於我們對一件事物從正反兩面加以考慮後，總可以獲得較為完整之印象而達到較為客觀之看法。尤其可以瞭解對方所採政策或行為之原因。吾人自己之決策固然不必完全根據客觀之看法而做成，而對對方之政策行為更不必同意或支持，但至少有些情況下，因為對他方立場之瞭解而產生諒解，進而避免了一些不必要之怨天尤人。其次強調瞭解對方也可促成吾人對他們研究之興趣。對他人研究興趣之增加，自然也同時與自己比較分析，如此亦可能增加對自己之瞭解。

吾人過去對敵情或友情方面之瞭解工作或已作過很多，並或已作成異常豐富之研究成果。然則此等成果或為純學術性之結晶，或雖亦提供與政府機

構之資料部門，但總未能充分地利用到對外宣傳上去，尤其未能針對上述缺點將我們自己之立場與政策，透過對他人之瞭解，與彼方之國家利益連接起來，然後於此結合之基礎上進行對他方之宣傳說服工作。

此項原則之實際運用，可分兩點討論。首先吾人可仍利用一些舊有之宣傳資料，但加以修正而成爲以對方國家利益爲出發點之論點。其次吾人更可設計一些新內容或新論點，以連繫我們反共復國鞏固革命基地之目標與盟邦之國家利益。現謹就此兩端分別舉例說明之。

三 舊資料之新運用

連繫吾國前途與盟邦國家利益最簡單而直接之方法，乃是繼續強調自由、極權兩大集團之尖銳對峙，以及我國於此壁壘相對形勢中所佔之重要戰略地位。今日之國際形勢雖於主觀及客觀上均已實質上之改變，而許多國家皆已不再以此兩大集團之對立爲其考慮外交政策及國家利益之基本因素，然則就美國而言，無論其口號爲「以談判代替對抗」，或「以權力均衡代替兩大集團之對立」，至少在目前與匪俄仍處於對立之狀態，其不同者在於由尖銳之對立或軍事性之對立轉變爲較緩和之他種對立，同時兩面性之對立亦轉變爲三面性或多面性之對立而已。針對此種基本對立之形勢，吾人仍可強調我中華民國地位之重要，即或不以單純之軍事觀點出發，而針對權力均衡之概念，力主我革命基地地位處之地略位置，亦可收相當效果。

其次以國際道義論之內容爲例，吾人亦可改變過去基於自己立場之論點，從而自美國國家立場上指出美國政府應珍惜自己國家之聲譽，不輕易做出背棄盟友之事。吾人更可例舉美國近年來朝秦暮楚、變幻無常之外交政策，已使美國之許多盟邦對其信守承諾之決心與能力有了動搖，而這種動搖對美國如此一個領袖國家之國際地位而言，實有莫大之影響。吾人更可引用美國持相同看法之學者專家之言論去忠告美國政府。如極負盛名之美國遠東問題專家、哈佛學者、前駐日大使芮孝爾教授，早於一九六七年即曾強調美國於對外交政策作重大改變時，必須採取穩重、謹慎之態度。他曾以美國如同於海洋中航行之一隻大船爲例，主張大船於改變方向時，必須緩慢、穩重，並應於事前給予其他船隻清楚之暗示或警告，否則即會引起整個海面上之波

動與不穩，進而影響其他船隻甚至自己航行之方向。

再以台灣之各項進步、特別是經濟發展而言，此項絕佳之宣傳資料乃是常常用到的。但在運用之技巧上仍應常加改進以求更有效之宣傳效果。譬如避免單純性之自我標榜，而將我們進步之實況與他國之經濟利益連接起來。我們可以很輕易地指出台灣之經濟繁榮乃是外國對台貿易及投資之有利條件，而台灣之政治社會安定是經濟繁榮之先決條件。是故其他國家基於其本國之既有經濟利益，即應避免採取任何可能招致台灣政局不穩之任何措施，而與中共在外交上建立關係乃是其中最爲嚴重之一項。同時吾人亦可容易地以實際資料提出許多國家對於大陸之市場與投資幻想乃是空中樓閣，與中共於經濟上勾搭，亦必然是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

四 新內容之補充

第一個最有力之論點，乃是指出美國對我國之繼續支持有助於遠東局勢之安定與和平，蓋此爲美國遠東外交政策之目標。此項論調或不得稱之爲新，因吾人早視之爲理所當然、毫無疑義之理，但對美國政府及人民而言，則不得不另當別論。甚至大部分主張與匪建交之美國人士，包括尼克森在內，皆以爲與匪關係之正常化方可促成此項目標之達成。如何改變此等人士之看法，則有待於吾人有效之宣傳工作。首先我們應堅決表明不與共匪和談妥協之立場，於表明此立場時，除列舉過去中共如何利用統戰、打打談談等策略對我進行分化顛覆外，更應指出共匪消滅資本主義之基本目標，分化離間美國政府人民之陰謀，以及現階段對美國某些羣衆所進行之統戰活動等。既已表明不與共匪和談之基本立場，進可指出中共之欲解決台灣問題，勢必以軍事奪取。而今日共匪之所以未敢輕舉妄動，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有雄厚之軍事實力，他方面亦是因爲有中美協防條約之存在，中共不願與美國造成正面衝突之可能。美國對我的支持如表動搖，則不啻爲對中共軍事蠢動之鼓勵，如此則顯然與美國安定遠東局勢與世界和平之外交目標相違背。

其次吾人亦可力論，即使共匪能不經過武力而取得台灣，此項發展亦將無助於遠東或世界之安定與和平，相反地更有導致緊張局勢甚至戰爭之危險。何以故也？中共取得台灣後，內部統一，更可一致對外，多方製造事端。

第一個可能性即是匪俄邊界。今日匪俄於邊界之所以尚未引起大戰，原因固然複雜。但就共匪而言，我國軍對其東南沿海構成之牽涉實為原因之一。台灣之軍事威脅解除後，匪俄戰爭之可能性必然因之增加。其他地區如中印邊界、南北韓，以及中南半島等，亦均有增加衝突糾紛之可能，蓋根據中共政權之本質，對外總需樹立假想敵人，並經常製造事端以維持並鞏固其對內統治。其次，中共於統治台灣初期，勢必進行一連串之整肅鬥爭，為轉移世人對此方面之注意力，亦極可能向外惹是生非。最後，中共於取得台灣後，在海外華僑社會中，將因去掉了競爭之對象而致毫無顧忌，為所欲為，對其滲透顛覆，亦必將更為明目張膽。此等一般華僑同胞之困擾固不待言，同時亦間接地造成社會一般之不安。尤有進者，許多華僑更可能進一步地為匪利用，成為其顛覆當地政府之工具。以上幾點我們顯然可去列舉出多項共匪自己之理論根據以及過去實際之例子來充實支持吾人之論點。

同時吾人可以指出，美國之繼續支持我國，實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中美協防條件之精神與形式，以及美國目前對我提供之軍事援助，均符合尼克森主義之本質，甚至亦不可能與日後任何美國外交政策相違背。美國對台之協防，無論於形式上或實質上，均不可與美國之陷入越局相提並論，即使與美國之介入中東爭端亦不可同日而語。而美國於越南經過多年焦頭爛額之局面，尚且不願無條件之撤出，而今日美國對中東之介入，更有日益增加之勢，故以美國外交政策之一貫性與邏輯上之合理性上着眼，美國似亦不應輕言撤回對我防禦條約之承諾。再說美國之繼續與我維持外交及協防關係，唯一可以看成為損失者僅是無法與共匪建立正式之外交關係，然則此項事實實亦無損失之可言。根據許多美國之中共問題專家，無論其立場或左或右，如懷定及邁可，都認為與中共協商或談判，經過正式之外交途徑或於正式之外交場合中進行，並不必然地產生較為理想之結果。吾人自可更進一步指出，於正式之外交途徑或場合中，共匪定更傾向於其進行官方宣傳謾罵之方式，談判或協商將更難以進行，而具體之結果亦將更難以達成。因此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對美國並無實際利益之可言。自另一觀點來看，美匪建交對美國反會產生許多顯然之弊端。其一乃是共匪對美之情報工作與滲透顛覆活動，將得以大為擴張。進行收集情報等工作固然是各國外交活動中之一重要部分，然則中共如能借外交名義進行此等活動，在美國如此開放之國家，顯然

要比美國外交人員於中共大陸之活動，要佔莫大之便宜。因此之故，美國政府為其國家之安全起見，應該設法盡量減少美匪間之外交接觸以避免共匪之藉此大事情報、滲透、及顛覆活動。

最後吾人亦應提醒美國友人，他們目前於對匪談判中有着雄厚之資金，而不必一味讓步。過去美國於其對匪關係上表現得迫不及待，或許有其合理之原因，如急欲結束越戰，期望共匪能影響北越達成協議；再如企圖於美匪俄三角關係中取得均勢甚至優勢；最後則是尼克森個人風頭主義等因素。其後中共表示反應之後，美國則又有受寵若驚之表現。今日越戰停火協議之暫時達成，美匪俄三角關係中美國已取得優勢及主動，而尼克森本人亦已創下了數項歷史紀錄，於此之際，我們實應忠告美國政府及人民重新冷靜下來，現實地估計當前之國際局勢，對方之情勢與自己之實力，以作進一步下注之準備。依目前情勢看來，中共之需要美國似乎遠過於美國之需要中共，於此情況下，美國實不必亦不應再妄自菲薄，對中共作不必要之讓步，而於不必要讓步中最不必要，且將產生各項嚴重後果者，即是對我中華民國之背棄。

五 結論

美國一般力主與共匪改善關係之人士，經常批評美國之中共政策，太受過去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懼共心理之影響。他們甚至認為美國近二十多年來之對匪政策，完全建立在那個虛假之幻想上。姑且不論當時之懼共心理是幻想或是真實，今日之美國對匪新政策，倒真有建立於一個新幻想上之趨勢。如說過去之幻想代表着一個極端，今日之幻想則顯然代表着另一個極端。如說墨守成規、與時代潮流反向而行，不是制定外交政策之良好方針，則標新立異、刻意求變，亦同樣無法制定出妥善之外交政策。更何況根據過去之經驗，美國政府一向有對一項外來因素，產生過度敏感之反應，而於此過分激烈之反應上制定外交政策。我們當前之外交宣傳，似乎即應針對此點，提醒美國當局，於檢討過去所謂極端路線之際，不可走上另一個極端，更不可對當前中共之笑臉外交，以及應時之姑息氣氛，再度產生過分熱烈之反應，同時在這種情況下貿然並輕易地對其外交政策，特別是對我國之外交及協防關係，作重大幅度之改變。美國當局應於自己國家利益之現實觀點上，衡量對我

、對匪之關係，慎重地制定其遠東外交政策。

根據吾人以上之各項論點，無論是就美國外交政策之最終目標，即遠東與世界之和平與安定而言，或以美國之國際聲譽及經濟利益而言，無論是以繼續維持對我友好關係所將付出之代價着眼，或以與共匪建交可能取得之實利着眼，在在均異常清楚地顯示，即使撇開美國對我中華民國之傳統友誼與

國際道義不談，美國政府亦應繼續維持對我國之友好外交與協防關係。

本文僅就我當前對美宣傳工作上，簡單提出以上原則性之建議及數項可能應用之實例。至於其他宣傳工作上之具體技巧問題，如加強對美國民間各種團體，特別是學術團體之聯繫與宣傳，透過我國之民間學術機構對美國民意領袖作間接宣傳等，則有待另文專論之。

北越卵翼下之越共

張耀秋

一 越局停火後的北越動向

自越南宣佈停火以來，各方面的注意力多集中於為執行停火而作的各種安排，以及為此而舉行的各項談判，而對北越和越共在停戰後積極從事擴張的有關活動，却未加以應有的重視。實則越南局勢的主要危機，固然在於停火之無法切實執行，尤其在於北越利用停戰的機會，進行整補擴充，北越正加緊以武力支持越共建政擴軍，並不斷派兵南下，趕緊加建基地和築路，以圖大舉。越南政府已於九月廿日指控北越積極加強戰備，以便重啓越南境內的戰端。由此更透露了停戰協議的脆弱，以及當前越局的一項潛在危機。

北越實行武力擴張，其最突出的活動表現在停戰後的大規模兵員及作戰物資源源滲入南方，綜合停火後九月來有關北越展開滲透的各項資料，約有以下各點：

(一)美國國務院於四月二十四日指控北越自從於一月二十七日簽訂停火協定之後，北越派遣了四百多輛坦克車和武裝的車輛，三百座大砲零件以及非常大量的彈藥和車輛進入越南，在越南北部溪生的共黨飛機場基地設置了地對空飛彈，並將溪生基地改建成為一主要的軍事複合體。

(二)自二月以來，北越約有四萬人大量南滲，至四月初旬已有約一萬五千人滲入越南境內，其已離開北越訓練營地，正經由胡志明小徑前往南越者，尚約有二萬五千人以上。此外據英文「西貢郵報」四月十八日透露：越戰

停火以來，北越已派三十萬名工人在南越北部各省，進行修建房屋、造路、開闢陰溝、修理橋樑以及築造軍事堡壘與砲兵陣地及火箭發射台等工作。

(三)北越的補給品，一直不斷南運，經由寮南胡志明小徑運送補給品的卡車，每週約有一千輛。

(四)自美國空軍停炸後，北越在越共控制區的北五省，集中全力修築公路網，以連結所有在北越控制下的越南領土。這條公路通過寮國東部，將取代或補充「胡志明小徑」，作為由北越進入越南的補給路線。這條新路起自越南西北角溪生基地附近，沿著寮國邊界通過亞紹山谷，向南行約一百五十哩，再轉向東到廣南省。由廣南省有一支線經中央高地的德口到大勒省，另一支線轉向東南到產米甚豐的平田省。並預測北越終會將這條主要公路向南延至祿寧和西寧。

(五)由北越敷設通往越共區的輸油管與主要的南北公路平行，業已到達完成階段，無需再以卡車運油。

(六)北越在北緯十七度以南重建或修復在越南境內的十二個機場，並在機場四周布置防空武器。以其所建的溪生機場為例，即有長達三千碼的雙跑道，可供戰鬥機、轟炸機及可在短跑道起落的運輸機使用。越南外交部於九月二十日向今年三月曾參與巴黎越局會議十一方面的照會中堅決表示，北越這些行動威脅了越南以及整個中南半島的和平與安全。①

北越除了上面所述的進行武力擴張和積極備戰外，並從五月十日至十三